

卷第二百十 畫一

烈裔 敬君 毛延壽 趙岐 劉褒 張衡 徐邈 曹不興 衛協 王獻之 顧愷之 顧光寶 王慄 王濛 戴逵 宗炳 黃花寺壁

烈裔

秦有烈裔者，騫霄國人。秦皇帝時，本國進之。口含丹墨，嚙壁以成龍獸。以指歷地（地字原缺。據拾遺記補）如繩界之，轉手方圓，皆如規度。方寸內有五嶽四瀆，列國備焉。善畫龍鳳，軒軒然唯恐飛去。（出王子年《拾遺記》）

敬君

齊敬君善畫。齊王起九重台，召敬君畫。君久不得歸，思其妻，遂畫真以對之。齊王因睹其美，賜金百萬，遂納其妻。（出劉向《說苑》）

毛延壽

前漢元帝，後宮既多，不得常見。乃令畫工圖其形，按圖召幸之。諸宮人皆賂畫工，多者十萬，少者不減五萬。唯王嬙不肯，遂不得召。後匈奴求美人為關氏，上按圖召昭君行。及去召見，貌美壓後宮。而（壓後宮而四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占對舉止，各盡（各盡二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閒雅。帝悔之，而業已定。帝重信於外國，不復更人。乃窮按其事，畫工皆棄市。籍其家，資皆巨萬。畫工杜陵毛延壽為人形，丑好老少，必得其真。安陵陳敞，新豐（新豐原作雜畫，據《西京雜記》改）劉白、龔寬並工（劉白、龔寬並工六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牛馬眾勢，人形丑好，不逮（逮原作在，據《西涼雜記》改）延壽。下杜陽望亦善畫，尤善布色，同日棄市。京師畫工，於是差希。（出《西京雜記》）

趙岐

後漢趙岐字邠卿，京兆杜陵人。多才藝，善畫。自為壽藏於郢城中。畫季札、子產、晏嬰、叔向四人居賓位，自居主位，各為贊誦。獻帝建安六年，官至太常卿。（出范曄《後漢書》）

劉褒

後漢劉褒，桓帝時人。曾畫雲台閣。（明抄本台閣作漢圖）人見之覺熱；又畫北風圖，人見之覺涼。官至蜀郡太守。（出張華《博物志》）

張衡

後漢張衡字平子，南陽西鄂人。高才過人，性聰，明天象，善書。累拜侍中，出為河間王相，年六十二。昔建州滿城縣山有獸名「駭神」，豕身人首，狀貌醜惡，百鬼惡之。好出水邊石上，平子往寫之，獸入水中不出。或云，此獸畏寫之，故不出。遂去紙筆，獸果出。平子拱手不動，潛以足指畫之。今號巴獸潭。（出郭氏《異物志》）

徐邈

魏徐邈字景山，性嗜酒，善畫。魏明帝游洛水，見白獺愛之，不可得。邈曰：「獺嗜鯔魚，乃不避死。」遂畫板作鯔魚，懸岸。群獺競來，一時執得。帝嘉歎曰：「卿畫何其神也。」答曰：「臣未嘗執筆，所作者自可庶幾。」（出《齊諧記》）

曹不興

謝赫云：「江左畫人吳曹不興，運五千尺絹畫一像，心敏手疾，須臾立成。頭面手足，胸臆肩背，無遺失尺度。此其難也，唯不興能之。」陳朝謝赫善畫，嘗閱秘閣，歎伏曹不興所畫龍首，以為若見真龍。（出《尚書故實》）

衛協

晉衛協。《抱樸子》云：「衛協、張墨、並為畫聖。孫鴻之《上林苑圖》，協蹤最妙。又《七佛圖》，人不敢點眼睛。」愷之論畫雲，《七佛》與《烈女》，皆協之跡，壯而有情勢。《毛詩北風圖》亦協手，巧密於情思。「此畫短卷，長裝八分。張彥遠題雲，元和，宗人惟素將來，餘大父答以名馬精絹二百匹，惟素後卻又將貨與韓愈。韓之子昶借與相國段文昌，卻以模本歸於昶。會昌元年見段家本。後於襄州從事見韓家本。謝赫雲，」古畫皆略，至此始精。六法頗為兼善，雖不備該形似而有氣韻，陵跨群雄。曠代絕筆。在第一品曹不興下，張墨、荀勗上。「（出《名畫記》）

王獻之

晉王獻之字子敬，少有盛名，風流高邁。草隸繼父之美，妙於畫。桓溫嘗請畫扇，誤落筆，就成烏駝犍牛，極妙絕。又書《駁牛賦》於扇上，此扇義熙中猶在。（出《名畫記》）

顧愷之

晉顧愷之字長康，小字虎頭，晉陵人。多才氣，尤工丹青，傳寫形勢，莫不妙絕。謝安謂長康曰：「卿畫自生人已來未有。」又云：「卿畫蒼蒼，古來未有。」曾以一櫛畫暫寄桓玄，皆其妙跡所珍秘者，封題之。其後玄聞取之，誑雲不開。愷之不疑被竊，直云：「妙畫通神，變化飛去，猶人之登仙也。」愷之有三絕：才絕、畫絕、癡絕。又嘗悅一憐女，乃畫女於壁，當心釘之。女患心痛，告於長康，康遂拔釘。乃愈。又嘗欲寫殷仲堪真，仲堪素有目疾，固辭。長康曰：「明府無病，若明點瞳子，飛白拂上，便如輕雲蔽日。」畫人物，數年不點目睛。人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四體妍蚩，本無關於妙處。傳神寫貌，正在阿堵之中。」又畫裴楷真，頰上乃加三毛。云：「楷俊郎，有鑿識。具此，觀之者定覺殊勝。」嵇康贈以四言詩，畫為圖。常云：「手揮五弦易，目送歸鴻難。」又畫謝幼輿於一岩中，人問其故。云：「一丘一壑，此（明抄本此字上有謂之二字）子宜置巖壑中。」長康又嘗於瓦棺寺北殿內畫維摩居士，畫畢，光輝月餘。《京師寺記》云，興寧中，瓦棺寺初置僧眾，設剎會，請朝賢士庶宣疏募緣。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，長康獨注百萬。長康素貧，眾以為大言。後寺僧請勾疏，長康曰：「宜備一壁。」閉戶不出（不出原作往來，據明抄本改）一月餘，所畫維摩一軀工畢。將欲點眸子，乃謂僧眾曰：「第一日觀者，請施十萬；第二日觀者，請施五萬；第三日觀者，可任其施。」及開戶，光照一寺。施者填咽，俄而及百萬。劉義慶《世說》云，桓大司馬每請長康與羊欣講論畫書，竟夕忘疲。出《名畫記》

又《清夜遊西園圖》，顧長康畫。有梁朝諸王跋尾處雲，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廚。貞觀中，褚河南諸賢題處具在。本張惟素家收得，至相國張公弘靖。元和中，宣惟素並鍾元常寫《道德經》，同進入內。後中貴人崔譚峻自禁中將出，復流傳人間。惟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在京，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，周封驚異之，遽以絹數匹易得。經年，忽聞款門甚急。問之，見數人同稱，仇中尉願以三百素絹，易公《清夜圖》。周封憚其迫脅，遽以圖授之。明日，果齎絹至。後方知詐偽，乃是一豪士求江淮大監院。時王淮判鹽鐵，酷好書畫，謂此人曰：「為餘訪得此圖，然遂公所請。」因為計取耳。及王家事起，復流一粉鋪家。郭侍郎承嘏闖者以錢三百市得。郭公卒，又流傳至令狐家。宣宗嘗問相國有何名畫，相國其以圖對。後進入內。（出《尚書故實》）

顧光寶

顧光寶能畫。建康有陸溉，患瘧經年。醫療皆無效。光寶常詣溉，溉引見與臥前，謂光曰：「我患此疾久，不得療矣，君知否？」光寶不知溉患，謂溉曰：「卿患此，深是不知。若聞，安至伏室。」遂命筆，以墨圖一獅子，令於外戶榜之。謂溉曰：「此出手便靈異，可虔誠啟心至禱，明日當有驗。」溉命張戶外，遣家人焚香拜之。已而是夕中夜，戶外有窸窣之聲，良久，乃不聞。明日，所畫獅子，口中臆前，有血淋漓，及於戶外皆點焉。溉病乃愈，時人異之。（出《八朝畫錄》，明抄本作出《八朝窮怪錄》）

王慄

晉王慄字世將，瑯琊臨川（明抄本，許刻本川作沂）人。善屬詞，攻書畫。過江後，為晉朝書畫第一。音律眾妙畢綜。元帝時為左衛將軍，封武康侯。時鎮軍謝尚於武昌樂寺造東塔，戴若思造西塔，並請慄畫。（出《名畫記》）

王濛

晉王濛字仲祖，晉陽人。放誕不羈，書比慄（《歷代名畫記》五慄作庾。）翼。丹青甚妙，頗希高遠。嘗往驢肆家畫轎車。自云：「我嗜酒好肉善畫，但人有飲食美酒精絹，我何不可也。」特善清談，為時所重。（出《名畫記》）

戴逵

晉戴逵字安道，譙郡銓縣人。幼年已聰明好學，善琴攻畫。為童兒時，以白瓦屑雞卵汁和洩作鄭玄碑，時稱絕妙。庾道季看之，語逵云：「神猶太俗，卿未盡耳。」逵曰：「唯務允當，免卿此語。」（出《名畫記》）

又戴安道幼歲，在瓦棺寺內畫。王長史見之曰：「此童非徒能畫，亦終當致名，但恨吾老，不見其盛耳。」（出《世說雜書》）

宗炳

宋宗炳字少文，善書畫，好山水。西涉荆巫，南登衡岳。因結宇衡山，以疾還江陵。歎曰：「老疾俱至，名山恐難遍遊。當澄懷觀道。臥以游之。」凡所遊歷，皆圖於壁，坐臥向之。（出《名畫記》）

黃花寺壁

後魏孝文帝登位初，有魏城人元兆能以九天法禁絕妖怪。先鄴中有軍士女年十四，患妖病累年，治者數十人並無據。一日，其家以女來謁元兆所止，謁兆。兆曰：「此疾非狐狸之魅，是妖畫也。吾何以知？今天下有至神之妖，有至靈之怪，有在陸之精，有在水之魅，吾皆知之矣。汝但述疾狀，是佛寺中壁畫四天神部落中魅也，此言如何？」其女之父曰：「某前於雲門黃花寺中東壁畫東方神下乞恩，常攜此女到其下。又女常懼此畫之神，因夜驚魘，夢惡鬼來，持女而笑，由此得疾。」兆大笑曰：「故無差。」因忽與空中人語，左右亦聞空中有應對之音。良久，兆向庭嗔責之云：「何不速曳，亟持來。」左右聞空中云：「春方大神傳語元大行，惡神吾自當罪戮，安見大行？」兆怒，向空中語曰：「汝以我誠達春方，必請致之。我為暫責，請速鑠致之。」言訖，又向空中語曰：「召二雙牙八赤眉往要，不去聞（明抄本聞作問）東方。」左右咸聞有風雨之聲，乃至。兆大笑曰：「汝無形相，畫之妍致耳，有何恃而魅生人也。」兆謂其父曰：「汝自辨其狀形。」兆令見形，左右見三神皆丈餘，各有雙牙長三尺，露於唇口外，衣青赤衣。又見八神俱衣赤，眼眉並殷色，共扼其神，直逼軒下。蓬首目赤，大鼻方口，牙齒俱出，手甲如鳥，兩足皆有長毛，衣若豹鞞。其家人謂兆曰：「此正女常見者。」兆令前曰：「爾本虛空，而畫之所作耳，奈何有此妖形？」其神應曰：「形本是畫，畫以象真，真之所示，即乃有神。況所畫之上，精靈有憑可通，此臣所以有感。感之幻化，臣實有罪。」兆大怒。命侍童取罐瓶受水，淋之盡，而惡神之色不衰。兆更怒，命煎湯以淋，須臾神化，如一空囊。然後令擲去空野，其女於座即愈，而父載歸鄴。復於黃花寺尋所畫之處，如水之洗，因而駭歎稱異。僧雲敬見而問曰：「汝此來見畫歎稱，必有異耶，可言之。」其人曰：「我女患疾，為神所擾。今元先生稱是此寺畫作妖。」乃指畫處所洗之神，僧大驚曰：「汝亦異人也。此寺前月中，一日晝晦，忽有惡風玄雲，聲如雷震，繞寺良久，聞畫處如擒捉之聲。有一人云，勢力不加元大行，不如速去。言訖，風埃乃散。寺中朗然，晚見此處一神如洗。究汝所說，正符其事。」兆即寇謙之師也。（出林登《博物志》）